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五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監生臣王涵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五

巧藝部二 彈 書

彈 御

彈一

增廣雅釋器曰𢐿謂之彈 說文曰彈行丸也 淮南子曰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 韓詩外傳曰夫爵鼓翼奮身自以為無患不知王孫左把彈右攝丸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 焦氏易林曰搏鳩

彈雀獵兔山北丸盡日暮失獲無得　顧子義訓曰人有善射高於顧子顧子曰子射雖百中不若我之以彈子所射射貍之皮耳我所彈彈狐之心　張華註禽經曰鳥之巨觜者善避矰弋彈射　李呈芬射經曰彈鳥雀者不視弓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

彈二

增晉葛洪神仙傳曰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

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　魏書曰文帝至自晉始祖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帝仰視飛鳥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竒術絶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我子進德何如皆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　孔帖曰石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

後能負重致遠　五車韻瑞曰齊曲江公遂欣七歲見小兒彈雀曰此鳥空中飛翔何關人事因感其言不復彈　南部煙花記曰陳宫人喜於春林放柘彈　唐書曰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　蒙齋筆談曰蘇子瞻初謫黄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娱樂　孫升談圃曰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朱國禎開國臣傳曰長洲宋克博

涉書傳任俠喜轝劒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 續說郛曰明末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艷雅善馳馬挾彈能以兩丸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

彈三

原挾左 在旁 戰國策曰左挾彈右懐丸吳伐齊太子諫曰向來挾彈於後園螳螂之捕蟬也不知黄雀在旁黄雀不知臣挾彈在旁

增竹繳 牙鞘 談藪曰梁王謂惠子曰先生直言無得引喻惠子曰今者人不識彈問彈狀如何答曰彈狀如彈則能了否王曰不了又曰彈狀為弓以竹為繳可知之乎王曰知矣惠子曰夫說者欲人知之無喻則不知也王曰善 唐王建宮詞裹頭宮監當前立手

把牙鞘竹彈弓　**探丸**　**借弓**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羣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　異苑曰元嘉中槐郡張承吉素工巧常造一彈弓忽有一鬼長三尺一足鳥爪背有鱗甲來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飛土**　**逐金**　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于彈彈起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西京雜記曰韓嫣武帝佞倖人也作金丸彈鳥人皆逐金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原孝子作**　**少年挾**　上見飛土注　世說潘岳少年時挾彈洛陽道婦人無不連手縈之　**折鷗翼**　**恐鷗聲**　蕭子顯齊書曰桓縈祖善彈彈鳥毛盡而不死有海鷗羣飛縈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翼　楚人

惡鶚而彈射之鶚將適吳鳩謂之曰若能變其聲在楚可也若不能變其聲吳人亦彈射之　彈異

雀　取生鵲　莊周睹異鵲執彈而留之睹螳螂方搏一蟬異鵲從而利之莊周捐彈反走　垣崇

祖善彈生取翔鵠　求鶉炙　逐飛肉　莊子曰見彈而求鶉炙　太元經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　中鳶羣　得朋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鳶羣飛上曰公為我取之晟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賜賚極多　夢書云夢持彈者必得朋友

增　行郎彈　王孫彈　李義山詩石城景物類黃泉夜半行郎空柘彈　梁劉峻詩何能棲樹枝取斃王孫彈　彈燕

雀　斃鶱鶱　何氏語林曰孫權嘗燕見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何有燕

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宋黃林復芳亭客
話曰章子明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見二
鴛鴦發彈斃雄者將歸烹之其雌者隨至船中見雄
在鍋不顧沸湯投其中伸頸鼓翼長叫數聲而死
來金市　傍王輿崔顥少年行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渭橋　李嶷少年行臂鷹金殿側挾彈王輿傍
撤槐膠　貫桐葉孔帖李少微子女頗多每退朝於庭撤槐膠彈
子數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為戲笑　北史曰李元
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以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
八
拋林外　擲牆頭李義山詩不收金彈拋林外吳越備史錢鏐每夕彈金丸於牆頭之外直者平應
打流鶯　落飛鳥唐王建宮詞元是吾皇金彈子海棠花下打流鶯　李賀嘲少年詩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飛鳥
懸仙像　捕帛書金臺紀聞

世所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以此圖懸壁太祖致詰夫人跪答之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　孔帖王世充羅取飛鳥書符命於帛繫鳥頸縱之有彈捕得鳥以獻者亦拜官

女爭揮　瑤各挾彈弓　宋王珪宮詞侍女爭揮玉彈弓　宋曾三異同話錄予家舊畫楊妃上馬圖無他仗衛但有兩瑤各挾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燕遊果前以擊彈代鳴鞘器物制度蓋如此云

原諫父挾彈　觀人避丸　上見前　在旁注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也

柘木為彈　蘇合為彈　西京雜記長安五陵人柘木為彈真珠為丸以彈鳥鵲　俠客以蘇合木為彈

隋珠彈雀　真珠彈鳥　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下詳前

不

如泥丸　而自挾彈東方朔對驃騎將軍難曰以金丸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　三輔皆好　羣臣是彈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嘻哉　見李尤彈銘　彈鳥林下　持彈後園潯陽記周邵字子南好隱遁庾亮詣之避不相見庾亮候之邵方彈鳥林下因前與言　魏書云曹爽兄弟歸家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慰部圍爽第四角作高樓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　齊王彈人　無終彈妓又云齊王芳為帝常喜以彈彈人　晋安帝紀云琅邪內史孫無終貪橫殘虐妓妾忤意者輒彈其面　始安名山　長安逐丸荊州記云始安郡山坎中有彈丸因名彈丸山　下見前逐金注　增天星似彈　江城如彈

丹元子步天歌天津九箇彈弓形李義山詩謝遊橋上澄江館下望江城如一彈

挾弓後苑 持彈新亭

韻府羣玉趙太祖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稱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上怒以越斧柄撞折其兩齒 世說曰前輩人忌日不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持彈往衛洗馬墓前彈烏

應弦斃烏 飛丸中鶴

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彈射微時為鄂帥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廳有烏伸喙向李而噪其聲頗厲李甚惡之遂往後園池亭烏隨其所之叫噪不已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急召來能斃此畜何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擢為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竟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 南部新書祕書省內有薛少保稷畫鶴元和中韓公武挾彈中鶴一日時稱五絕

廟前擊烏 殿上除梟

異苑曰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

大鷇樹鳥常產育其上太原謝慶執彈乘馬激殺數頭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養何故見侵經年而謝慶卒　北史曰李元忠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咸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送丸落羽　**彈巾折簪**　元楊維禎題挾彈圖兩騎聯翩未敢前看送金丸落飛羽　孔帖王準為衛尉少卿以鬬雞供奉禁中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巾折玉簪為樂

升樓射人　**藏身打雀**　唐書藩鎮傳王紹昺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　花蕊夫人宮詞回頭索取黃金彈遶樹藏身打雀兒

鄭寅彈樹　酉陽雜俎鄭寅嘗詣僧靈鑒角放彈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

劉雋中壺　一發而中彈丸及樹不破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幽明錄曰元嘉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常閒居而天

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並不沾濡儁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瓠壺子儁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

原累五而不墜 百發不得一

莊子云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潛夫論云丁夫世不傳犂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

增俠女跨白衛 豪士衣黃衫

唐段成式劍俠傳聶隱娘有劍術魏帥知其異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元和間與陳許節度使不協使隱娘圖之許帥能神算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跨白黑衛遇鵲噪丈夫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見故令遠迎衛將受約束果遇之夫妻騎以為神遂留

許事劉　唐蔣防霍小玉傳大歴中進士李益以俟試居京師遇霍小玉於勝業坊極其歡愛後生以別娶負約不復肯往三月春遊與同輩詣崇敬寺玩牡丹其友歎讓其事忽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潛行竊聽前揖曰公非李十郎乎敝居咫尺但顧一過因策馬同行俄而抵玉居生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抱持而進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

彈四

增鬼彈　水經注瀘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傷名曰鬼彈左思蜀都賦鬼彈飛丸以雷激火并騰光而赫羲

九味和丸　酉陽雜俎僧靈鑒善彈其丸用洞庭沙岸下土炭末瓷末榆皮泔澱紫礦細沙藤紙渴搨汁九味和齊手丸之

銜丸無傷　又曰建中初士

人韋生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僧指路謂曰此數里貧道蘭若郎君能無左顧乎士人許之行十餘里不至日已沒韋生疑之生素善彈因密取弓御彈懷丸十餘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又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見僧方至一庄延韋生坐廳中執生手曰貧道盜也若彈悉在手撥腦後五丸墜地蓋銜彈丸而無傷也

後園彈鳥 崔鴻西秦錄曰辛進字國都為散騎常侍從乞伏熾盤遊於後園彈鳥

學彈射 北史曰長孫晟性通敏善彈工射突厥攝圖請婚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攝圖獨愛晟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學彈射

挾彈平陵 李益輕薄篇忽聞燕雁一聲去回鞍挾彈平陵園

章臺左 李白詩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

逢巧丸 韓愈詩遺逢巧丸兒

飛丸激矢 趙壹窮鳥賦繳彈張右羿弓彀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

鳴不可

金鞭朱彈陸放翁詩金鞭朱彈憶春遊

彈射市中列朝詩集本傳明初顧敬衣貂裘馳百金馬彈射市中

置彈婢額又曰薛五素素吳人善彈走馬以女俠自命置彈於小婢頭上彈去而婢不知嘗與五陵少年挾彈出郊連騎遊遊觀者如堵

彈五

增詩魏明帝詩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元雲潤其柯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其窠

原晉桓玄南林彈詩曰散帶躡良駟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喬木轉翔禽落羽尋絕響屢中

轉應心　增唐李嶠咏彈詩曰俠客持蘇合佳遊滿帝鄉避丸深可誚求炙遂難忘金迸疑星落珠成似有光誰知少孺子將此見吳王　孟浩然詩曰珠彈繁華子金羈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宣和御製宮詞曰刺花彈箧紫檀弓何處星丸入苑中驚起流鶯花裡去紛紛如雨落殘紅　元楊維禎四馬挾彈圖詩曰八駿瑤池一半歸錦袍欲脫玉腰圍君王手挾流星彈莫打慈烏繞樹飛　明陳繼儒題挾彈圖詩曰白馬雕

鞍艶綺羅東城南陌遍經過金丸且莫輕抛擲緑樹春深乳雀多

增歌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林間秦氏家有遊蕩子並用睢陽强彈丸　明陸弼觀素素挾彈歌曰酒酣請為挟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纏紅袖袒半韝側度雲鬟引雙臂侍兒拈丸著髮端迴身中之丸並墜言遲更疾却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

原賦晉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兮理緊繳望大羣

以送丸審追放而必獲

原銘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為矢合竹為樸漆飾以䨲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凫鷖晉靈驕悖羣臣是彈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御一

增說文曰御使馬也　星經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為御馬官　世本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　毛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又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禮記

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汲冢周書曰三輪四輿歸御　孔子家語曰御狂馬不釋策

大戴禮記曰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楚辭九辯曰棄騏驥之瀏瀏兮駁安用夫强策　吕氏春秋曰令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淮南子曰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　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

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　焦氏易林曰朽輿疲駟不任御轡　又曰放銜垂轡奔馬不制　劉向說苑曰能射御者佩韘　王充論衡曰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　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備千乘萬騎天祿閣外史曰得御者調其馭失御者逸其轡　李善文選注曰騏驥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御二

增莊子曰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

抱朴子曰禹乘二龍郭支為御　史記曰周穆王乘騏騮騄駬使造父為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　穆天子傳曰次車之乘右服渠黄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鶩若滅左

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　國語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悅而去齊人曰齊之患自此始矣　汲冢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於周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乎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

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韓子曰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子期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乎車人心調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先後心在於臣又何以調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賈誼新書曰楚懷王鑄金象諸侯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而伐之　事文類聚曰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

遂去不還　說苑曰桓司馬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驂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為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稱為王良俱還代邸　漢書曰李膺罕所交接荀爽謁膺因為之御喜曰今日始得御李君矣

御三

原五御　六轡　周禮六藝四曰五御謂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詩六轡在手

注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故惟六轡在手也

磬控　**馳驅**　詩叔良御忌抑磬控忌注騁馬曰磬止馬曰控　又詩載馳載驅

執技　**執御**　禮執技以事上射御也　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效駕　**授綏**　禮記君車將駕則僕執策展軨效駕執策分轡驅之以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授綏注僕御也展軨視車之具效駕白已駕也驅五步而立調習也授綏敬君也

訓騶　**御驥**　晉程鄭為乘馬御羣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　楚辭當代豈無騏驥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遂足跳而遠去

馬正　**驂廹**　書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州綽左驂迫還於門中

增和心　**應手**　中論藝記曰御以和心　列子曰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循軌　**護輪**　太平御覽剛怒

蹄齧之馬若足拘絆縶口銜轡勒箠策車至則躡蹻循軌古文苑乘車必護輪

馬奔 彘出

王逸楚辭注言駟馬驚奔雖有執轡之御猶不能制必推車軛而折其轅

韓非子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正也

齊策 絶鞁

大戴禮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

國語鐵之戰郵無正御曰吾兩鞁將絶吾能止之令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兩鞁皆絶

良工 中手

孟子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韓非子曰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何必古之王良乎

威馬 調車

王充論衡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

王良之法也淮南子曰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

從勢、**量力**

劉子法術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銜轡以從其勢管子曰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故能取道遠而馬不罷

原教秋駕　**驂帝乘**

莊子尹儒夢秋駕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令日將教子以秋駕儒再拜曰臣今夕固夢受之注秋駕法駕　霍光為宣帝驂乘上若背負芒刺

無轍迹　**合馬志**

老子善行無轍迹　文子治人之道如造父之御內得其心外合馬志也

御六馬　**驅五步**

書朽索之御六馬　詳前

增御廣車　**御左輪**

左傳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予手及肘予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騁逸迹　**致遠道**

抱朴子曰騄駬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　尸

子曰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逆奔毀車矣

驅千里 接八

荒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盜驪驊騮騄駬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郭子注莊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若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

非子御 鉗且御

文選盧諶詩恨以駑蹇姿徒煩非子御淮南子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

鳴和鑾 扈清蹕

後漢書崔駰列傳駁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鞅以救之豈服鳴和鑾清節奏哉唐書齊映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嘗為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雖死不償帝嘉歎

控奔驥 驚飛蓬

太平御覽

若䏻控弃驥以接駑乘則力追者萬摩　又飛遊隨風集於王梁之衡而駟馬為之弃乳虎為之走

陟太行　困吳阪藝文類聚陟彼太行伯后之車屢急魏志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伯樂相之孫郵御之斯體不勞而致千里

原車馬之容　衡鑾之制周禮六儀六曰車馬之容注容謂翼翼然　法言曰夫騏驥古之良馬然而前有銜鑾之制後有鞭笞之威加之以御然後能一日而致千里

馬不帮需　塵不出軌考工記行數千里馬不帮需注帮需謂傷倦也　牽旁塵不出軌

餘轍餘地　人謀馬謀列子造父師泰豆豆曰內得於心外合馬志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夷險視之一也　周禮輈人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注云相應也終歲御而衣衽不敝此輈之利也

左右不楗　人馬相得

又曰終日馳騁左右不楗楗音蹇謂僆也王褒論曰追犇電逐遺風萬里一息人馬相得

安其教訓 傳古之大事必乘其產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孟子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

範我馳驅

不盡馬情 **不窮馬力** 史記云御者不盡馬之情 家語顏回曰造父無逸馬東方畢之御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馬窮必逸也

并轡援桴 傳張侯御郤子郤子病張侯乃左并轡右援桴而鼓 又田獵射御慣則能獲

登車思獲 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

霜雪無蹟 **衣袵不濺** 淮南子曰太丙之御經霜雪而無蹟 許前衽裳也謂轄之利御者不勞也

造父善御 **賁父遂死** 周時御者 檀弓魯莊公與宋人戰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

令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御失其馳 騑絓而止 穀梁車軌塵馬候蹄御者不失其馳傳

進退有度 徐疾不愆 以合人心 將調馬性 六轡如濡 執轡如組 規行矩步 既閑且馳

增羲和御日 山海經每日出羲和為御推升太虛 列子御風 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泠然善旬五日而後返

良馬固車 急轡數策 韓非子曰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則巧拙相去遠矣 淮南子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煩且之良 韓樞之巧 韓非子曰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

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于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日行月動　星耀雷奔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元運雷奔而鬼騰

致師求御　執經相馬左傳晉侯使張骼輔轢致楚師求御於鄭　朝野僉載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馬經年無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畧與相似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麴耳伯樂笑曰此馬跳躑不堪御也

驅車百步　總轡萬尋南史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　藝文類聚總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

疾舒之中　盈縮之勢鄭氏箋詩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　晉書張華

傳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

翟文飾乘　朱衣執輿

韓非子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鉤飾在前錯綴在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綴貫之馬因旁逸而逸造父過而為之泣　南史宋孝武閒劉德願善御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厲索扞馬　朽轡御駟

家語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凜凜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廣文選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

効駕圃中　御馬宮內

韓非子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効駕齊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池而走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　唐書李輔國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高力士呼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illegible]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

纖阿執轡　蒲梢僨轅

王逸楚辭注纖阿不執轡而御則馬不為盡其力 抱朴子外篇蒲梢汗血迅趨之驥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嶮塗焉 靡旌摩壘 擁蓋策駟四馬 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晏嬰傳晏子出其御擁蓋策駟意氣揚揚妻語之曰晏子長不滿六尺為齊相名顯諸侯今子長八尺為人僕御自以為足妾求去 馬自旁逸 驂從後呼上詳前 劉子通塞篇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厄之意 氣和法備 體正心閒 原乘君子之器 廻長者之車 增驂欲馳服欲步 騁若飛鶩若絕 原王尊叱之於劒閣 造父及之於崑崙 增樂進安勞詎假轡銜之力 歷險

致遠寧藉撫策之威　駿比浮雲追疾風於修路　車如流水躡奔電於康衢　原棹鞅而還樂伯有致師之勇　數馬而對石慶懷審慎之心

御四

增翔行 穆天子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注一舉轡千里行如飛翔

操左右革 韓非子曰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

推車寄載 又曰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之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撿轡時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不能御雖盡力勞身

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徳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

中繩中規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

御馬有法韓詩外傳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

乘車入雲淮南子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騖恍忽

星掌天馬宋俞文豹吹劒録曰伯樂姓孫名揚伯樂星掌天馬故善御馬

駔工庸師王充論衡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以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馭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

御五

增判唐梁庶為御馬龐判曰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

禽而過表且并纞而授綏克敵是因搴旗攸屬其氏參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既獲譴於言司載興懟於無勇鳴鼓小故猶有伏劍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胄之容是用捐軀不恡視死如歸東野傾輈雖則其罪國書殞首終用可嘉足比乘丘之能宜錫淯臺之誄庶執死節以寵鬼雄

書一

增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

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　周禮曰保氏以六書教國子　通志六書略曰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摯虞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徵名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詐偽　論衡曰書官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　陶隠居真誥曰陰陽分則有三元八會之文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

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以為順形梵書破分二道壞真從易乃為六十四種之書遂播之三十六天上下也　唐虞世南書旨述曰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　筆髓論曰心為君妙用無窮故也手為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為任使纎毫不撓尺丈有餘故也管為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為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滯故也字為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又曰欲書之

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　又曰右軍云書虛紙强筆强紙弱筆遲速虛實若輪扁斵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　唐張懷瓘文字論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易簡之道　書斷曰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書契者決斷萬事者也　唐朝敘書錄曰太宗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矣　法書要錄曰書者如也舒也著

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　又曰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　孫過庭書譜曰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如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　郭忠恕書法苑曰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

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周越法書苑曰鶴頭蚊脚二書皆漢詔版所用各象形也　東坡志林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人能立能行而不能走也　宋董逌廣川書跋曰見鐻於山不畏其天見蜩於林不分其神誠能如此可以語書又曰古人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枝隨至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　又曰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書法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

如弁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古人於此蓋盡之也　又曰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　宋黄伯思東觀餘論曰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翰墨志曰字有真行草隸篆各成一家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塞非學力不倦至有筆塜研山者未易語此也　米元章海嶽名言曰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宋稗類鈔曰歐陽文忠公云作字

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元鄭杓衍極曰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　又曰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　潛確類書曰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又曰郝陵川論書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又曰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

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王弇州四部稿曰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絶矣　山堂肆考曰凡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又曰黄山谷與黨伯舟書云大槪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天中記曰安息國書草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横行為書記也

書二

增古三墳曰伏羲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　隋巢子曰史皇産而能書　春秋元命苞曰倉頡製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倉頡獨傳用心一也　法書要録曰周史籒師模倉頡古文損益而廣謂之為篆亦曰史書又作籒文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姿旁逸兼婉潤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

闕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為單父令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君以問孔子對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法書要錄曰上谷王次仲變倉頡書為今隸秦時官務繁多得次仲文

簡略赴急疾之用三徵不至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為大鳥翻然長引落二翮於西山　又曰秦下邽人程邈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為隸書三千字奏之　又曰滕公塚内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　山堂肆考曰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禿筆題額時謂之蕭籀　漢書曰田蚡學盤盂諸書孔甲三十六篇雜家詩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事散

儒 原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也

又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為榮

後漢書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

又曰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增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畫地學書日進焉

神仙傳曰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

原三輔決錄曰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增書法要錄曰漢靈帝熹平閒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上時方修飾鴻都門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　羊欣筆法曰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肉誦讀三年妙達其旨　書斷曰後漢劉德升以造行書擅

名既以草劄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　蔡琰別傳曰琰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也　集事淵海曰師宜官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板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卒以工書至選部尚書　天中記曰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法書要錄曰魏鍾繇才思通敏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閒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

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覬好古文鳥篆隷草無所不善也　吳書曰張紘好文學善楷篆孔融常遺其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見其人也　法書要録曰吳處士張宏篤學不仕恒著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隷其飛白妙絶當時飄若遊雲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殆有類焉　宣和書譜曰吳皇象工八分篆草論者以比龍蠖蟄啟蟠屈騰

踔有縱横自然之妙或謂如歌聲遶梁琴人捨徽則又見其遺音餘韻得之筆墨外也　三輔決録曰韋誕字仲將諸書并善洛陽鄴許三都宫觀始成詔仲將題署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若用張芝之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　原王隱晋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字伯玉世號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一臺二妙天下為希　增法書要録曰衛夫人名鑠字茂猗

隸書尤善鍾公云碎玉壺之氷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　又曰晉張華高才達識善章草書體勢尤古度德比義祿叔夜之倫也　羊欣筆陣圖曰王羲之年三十七書黄庭經空中有語曰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也　又曰王羲之書祭北郊祝版工人削之入木三分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天中記曰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黒身披雲而

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復何遊筆計安施荅曰吾象外為家不變為姓五常為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被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載竟昧其微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法書要録曰王子敬善草隸幼學於父後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至於行草興合如孤峯四絶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　山堂肆考曰王獻之字畫秀媚妙

絕時倫與父俱得名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荅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論者曰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不荅曰人那得知也
書斷曰薄紹之善書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
法書要錄曰顧長康善書小名虎頭時人號為三絕癡書畫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走作書字皆端正謂之飛騎書　宋書曰謝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雞

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答　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　書斷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拙筆以此見容　南史曰齊江夏王蕭鋒年四歲倚井欄為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又曰齊衡陽王子鈞嘗手

自細書五經賀介曰殿下家自有墳素何用蠅頭細書

宣和書譜曰蕭子雲以書得名時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適子雲出麾東陽維舟將發使者望舟次膝丐而前曰侍中尺牘之美流傳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蹟子雲為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顔氏家訓曰蕭子雲每嘆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南史曰王彬志弟也仕梁武帝為秘書監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

為天下寶　梁武帝荅陶隱居書曰吾少來乃至不能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　王子年拾遺記曰琅琊王溥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婦人遺以珠玉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焉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　海錄碎事曰北齊朝會後諸郡守勞訖遣陳事宜字有謬誤及

書跡濫劣必令飲墨水一升　法書要録曰智永嘗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　又曰唐虞世南書得大今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峰處處間起行草之際尤所偏工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　書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得其媚趣若瑶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不任羅綺鉛華綽約則歐虞謝之　書數曰歐陽率更未嘗擇

筆而皆得佳趣論者謂其飛白冠絶有龍蛇戰鬭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真行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盡絶藝也　集事淵海曰唐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　又曰僧懷素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廨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宣和書譜曰顏真卿字清臣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鈎如屈金戈如發

好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為一律號為大雅豈不宜哉

集事淵海曰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　海錄碎事曰李陽冰善小篆自謂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楊升庵集曰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為難　法書苑曰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為書中得仙手　陳繼儒書

畫史曰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為栝蒼太守不可强乃攝其魂書之　唐書曰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用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舊唐書曰柳公權大中初宣宗召至御前書真草行三紙軍容使西門李元楱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賜錦綵瓶盤等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竒惜之　唐張泌妝樓記曰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跡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宣和書譜曰

仙女吳彩鸞謂進士文簫曰與汝自有冥契今當往人世矣簫拙於為生彩鸞為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為糊口計一日間能了十數萬字非人力可及也

又曰五代王仁裕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浣之觀水中沙石皆有篆文自是正書清勁自成一家　天中記曰南唐後主李煜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宣和書譜曰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嘗草其為詩字畫飄然有

凌雲之氣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楊凝式筆迹適放宗師歐顔加以縱逸遇山水勝概輒流連賞詠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寳護之　宋史曰張鑄善筆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號封拜王公册文皆詔鑄書之　天中記曰宋唐希雅學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　又曰石延年字曼卿志氣豪邁嗜飲以自放奇篇寳墨多得於醉中真一代文翰之雄也　楊升庵

集曰東坡尺牘狎書姿態横生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踈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宋稗類鈔曰東坡嘗自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　又曰黄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踈踈密密隨意緩急而守閒妍媚百出頗為世人所重　又曰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極喜之公嘗書黄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大笑略

為潤色不復易之　又曰黄山谷在宜州嘗書泡滂傳字徑數尺筆勢飄動後百年趙忠定得之寳置巾篋繒紳題跋如牛腰焉　又曰王榮老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寳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自顧無所有唯一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州包鼎虎障子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猶有黄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試持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南風徐來張帆一餉而濟

又曰徽皇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瑶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研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名米書之上映簾觀賞米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龍蛇飛動　又曰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名米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案間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　世説新語補曰米元章在真州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

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其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即與之　宋史曰蔡襄字君謨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宣和書譜曰蔡太師京深得羲之筆意自名一家大字莊重遒勁巍巍若巨鼇之戴崑崙翩翩如大鵬之蜚溟海斯一時之壯觀也　宋稗類鈔曰宋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酷嗜法書嘗購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禊序過霅之弁

山風作舟霞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褉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　潛確類書曰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宣和書譜曰山人蒲云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鉤字寫河上公注道德經筆墨清細若遊絲縈漢孤煙裊風　金史曰吳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　又曰翰林學士王競善草隷書工大字兩都宮殿牓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中州集曰金趙秉文富才藻工書翰字畫有晉魏風調

而草書尤警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　金史曰趙渢正書體兼顔蘇行草備諸家體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黄伯仲閒　中州集曰金党懐英篆籀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　又曰金王中立好作擘窠大字往往瞑目為之筆意縱放勢若飛動一日來都下館於閑閑趙公家就公索墨水一盤明旦不告而去啟閤留龜鶴二字廣長一丈而水墨具在不知以何物書之也　金史曰王庭筠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

名為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祕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　又曰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

元史曰台哈布哈善隸篆温潤遒勁　又曰學士庫庫善真草行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又曰趙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絶古今天竺有僧數萬里求其書歸國中寶之　潛確類書曰胡汲仲謂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舉無此書　元史曰揭傒斯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册

及元勲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　又曰周伯琦以篆隸真草擅名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至正間命篆宣文閣寳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　元伊世珍瑯嬛記曰有黄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從信録曰元余闕為文淳古有氣亦工篆籀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長洲宋克工章草日費千紙用筆精妙祝允明謂其書如初筵見三代卣彝蓋有天授非人工也　列朝詩

集本傳曰明金琮善書初法趙子昂晚年學張伯雨文待詔極喜之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玉　又曰徐武功伯有貞草書奇逸自負入神登山臨水醺酒悲歌筆墨淋漓流傳紙貴　又曰金陵徐霖九歲能大書操筆成體嘗得篆法於異人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温之流吾不及也　又曰李少師東陽罷相家居賸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硯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

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又曰張民表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頹然揮灑放筆謂有神助　又曰毘崙山人張詩草書狂放有筆力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壁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　又曰史癡翁忠有愛妾何氏名玉仙能篆書小畫　從信錄曰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㠁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　王弇州藝苑巵言曰楊慎謫戍雲南益自放嘗作雙丫髻插花遊行城市諸伎衣精白綾裓衣酒閒乞書醉墨淋

漓嘗語人曰老顛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耳　列朝詩集小傳曰董文敏其昌天姿高秀臨池染翰揮灑移日皆以為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　又曰長洲祝允明五歲作徑尺字長學書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罔不得其結構海内索書者贄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狎遊使女伎掩之皆捆載以去　明陳繼儒香案牘曰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列朝詩集本傳曰文待詔生平雅慕趙文敏故其詩文書

畫約略似之

書三

原六書　八體書周禮六藝五曰六書漢書詳文字　崩雲　垂露蔡邕表曰重似崩雲　古今篆隸曰垂露書漢中郎曹喜所作也以書章奏為點緻輕露於垂條也　鳥跡

蟲書倉頡觀鳥跡而成字　科斗古文也　鍾張　羲獻鍾繇張芝皆善書　王羲之及子獻之並善書故號二王書皆曲盡其妙　換鵝　取劒王羲之為山陰道士寫道德經畢籠鵝而去　世說荀勗寶劒直百萬在母鍾夫人所鍾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不還　曲藝

小學書也　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可用者作訓纂篇

墨鈔 筆精 墨池 彩筆 增書聖 草賢 南史曰王志僧虔之次子也仕梁武帝爲散騎常侍善藁隸當時以爲楷法齊遊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 法書要錄曰崔瑗善章草王隱謂之草賢

墨禪 字詁 宋沈括補筆談曰章樞寮子厚善書嘗自謂墨禪 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

驚座 登牀 法書要錄曰杜陵陳遵 後漢人書隸篆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又曰唐太宗宴羣臣於元武門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棲毫 輟翰 溫庭筠啟勸刖棲毫愁斯輟翰

天骨 人工 庾肩吾書品論曰亞聖子敬泥帚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巧

八分 五合

書苑曰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吾衍則以為存隸八分就篆二分

孫過庭書譜曰書有五合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

三體 **六文** 王僧虔名書錄曰鍾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正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謂對書三曰行押謂行書相閒者也 合璧事類曰龐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敘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而因事生變者也

古肥 **今瘦** 法書要錄曰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溺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眾說

鶴頭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 山堂肆考曰王羲之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為一飛字有龍爪形後遂有龍爪書

筆塚 **篆室** 天中記曰長沙

僧懷素學草書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唐舒元輿篆志曰趙郡李氏子陽冰獨能窮入篆室隔一千年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寳瑞吾唐矣

八訣　三昧　山堂肆考曰歐陽詢八訣謂丶如高峯之墜石乚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乀如崩松倒折落挂石崖𠃌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劍截斷之角乀如一波常三過筆　宣和書譜曰釋懷素精意翰墨自謂得草書三昧

象形　垂脚　山堂肆考曰剪刀篆韋誕所作象其形也　又曰小篆俗皆喜長太長則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脚不過三當以正脚為主餘畧收短止如旛脚

發壙　鑿垣　合璧事類曰舊傳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聚二王墨迹惟樂毅論石本在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郭崇韜發昭陵得之因復傳人間　又曰唐王涯居永寧里

藩書畫以金玉為匣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祕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金玉而棄其書畫

玉筯

錦繡萬花谷曰李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筯篆成一家法 續神仙傳曰司馬承禎工篆別為一體名

金剪

金剪書

三品 九法

合璧事類曰書有十體其優劣之差為神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有五妙品九十有八能品一百有七古今善書盡在是矣 梁庾元威論書曰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繖素書簡奏書牋表書弔記書行狎書檝書藁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書之次第焉

題宮

書寺

張懷瓘書斷曰許靜民善題宮額其草稍乏筋骨亦李景則之亞也 孔帖曰梁武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李約見之竭產買歸東洛建小室以翫之號曰蕭齋

蠆尾 蠅頭

法書要錄曰索靖字幼安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 列朝詩集

本傳曰明嘉靖周鼎年近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信手與目不折紙為範毫髮不爽

書奴 田僕 山堂肆考曰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中書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曰書奴 合闢事類曰李後主云顏魯公書端勁有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腳田舍僕耳

陳牒 致簡 宣和書譜曰張旭初為尉時有老人陳牒求判信宿又來頗怒而責之老人曰愛公妙墨欲家藏無他也老人因復出其父書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 山堂肆考曰有寒士與張旭為鄰數致簡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因以致富

金牓 銀鉤 杜詩曰書入金牓懸 衛夫人筆陣圖曰三端之妙莫先於用筆六藝之奧莫羨乎銀鉤

小聖 亞聖 古今書法苑曰獻之書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小真

書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故謂之小聖　法書要錄曰張旭字文舒伯英季弟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懸帳　綴衣

天中記曰梁鵠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曹操甚愛其書嘗懸紙帳中又以釘壁翫之　國史異纂曰晉侍中王廙工飛白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遺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詖得之疊跡猶在

隱鋒　破體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曰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　唐徐浩論書曰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

載石　削玉

廣川書跋曰顏太師以書自娛晚年嘗載石以行礱而藏之遇事以書題所在留其所鐫石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　宣和書譜曰五代張徐州行書亦自不凡筆力清勁勢如削玉

得心　稱貌

仇池筆談曰書之神蓮雖

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凡字須均平若筆畫多寡相遠不可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吟字是也寡在右則取下齊知字是也　東坡志林曰歐陽詢貌寒微敏悟過人其書勁險屬正　稱其貌耳是知凡書象其為人

原為四體　正六經　衛恒字巨山善草隸為四體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誤乃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始成觀視模寫者車日千餘輛

臨池水　書窗塵　弘農張芝字伯英善草書尤精其巧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蕭鋒貧無紙書窗塵積而書之

書竹扇　書練裙　書法云右軍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因取書之扇各增其價姥後求書笑而不答　王獻之甚知愛羊欣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練裙晝寢王書數幅而去

增傳百世　成一家　山堂肆考曰宋張安國政山谷帖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

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寶傳百世　宣和書譜曰唐李陽氷留心小篆見李斯嶧山碑與仲尼延陵季子字遂得其法乃能變化開合自名一家

麒麟書　山堂肆考曰孔子弟子感麒麟作麒麟書

花草書　又曰花草書始於齊武帝觀落英茂木為之

五朵雲　孔帖曰韋陟嘗以五彩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百鈞弩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曰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

給緗素　宣和書譜曰唐裴行儉工草隸以書名家高宗嘗以絹素詔寫文選

賜絲牋　合璧事類曰唐明皇師韓擇木嘗於絲牋上八分書賜張說書奏極嘉賞

元和脚　元祐脚天中記曰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最有名故劉禹錫詩有云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也

後山集曰徐消字静之蓬萊女官也書效魯直妍妙可喜陳無已詩云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黄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

本務光 **始衛瓘** 山堂肆考曰薤葉篆曹喜本務光之法垂枝濃直以小篆書之按務光堯時人嘗作倒薤之書 又曰柳葉篆始於晉衛瓘

書章表 **觀星象** 山堂肆考曰垂露篆點綴輕盈象露之垂曹喜以書章表 又曰瓔珞篆始於劉德升觀星象為之

金人銘 **和氏璽** 津逮秘書曰韋誕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金人銘可謂精熟至極 法書要錄曰始皇以和氏之辟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 令泰山嶧山秦望等碑並其遺跡亦可謂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

吞丹篆 **灑仙毫** 孔帖曰韓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吞丹篆後胸中如物噎能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 又曰劉禹錫謝手詔表云特紆睿思親灑仙

毫　紫金鈿　烏絲欄唐張懷瓘二王書錄曰往在翰林中見古鍾二枚高二尺圍尺餘上有古文百許字記夏禹功績字皆紫磨金鈿光彩射人　廣川書跋曰瞿湛常以烏絲欄求豫章黄魯直為書

寫硬黄　拈鮮碧列朝詩集本傳曰明初張梔工行楷陶南村贈詩云寫書竹簡拈鮮碧臨帖箋藤寫硬黄可想見其風致也

鴻都碣　石室書衛夫人筆陣圖曰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　事見上文

銘九鼎　撰三倉孔帖曰鍾紹京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　法書要錄曰漢和帝時賈魴撰滂憙篇以倉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憙為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隷字寫之

有佳趣　無凡筆宋黄伯思東觀餘論曰白樂天書不名世然技筆皆幷繩矩時有佳

趣 列朝詩集小傳曰崑山俞允文工於臨池正書規範歐陽行書出入襄陽應酬揮灑頃刻數十函無凡筆

換羊書　走馬書　宋趙德麟侯鯖錄曰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文書為換羊書矣　酉陽雜俎曰建中初河北有軍將姓夏者能走馬書一紙

撮襟書　梁指書　宣和書譜曰江南後主李煜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　宋馬永卿懶真子曰温公私第有棣華齋亞咸榭賜書閣諸處牓額皆公梁指書字大尺許

除寒具　削柹板　梁庾龢論書表云桓元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汙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　又曰謝奉起廟用柹材右軍取柹書之滿林奉收得一大簀子敬後往謝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柹

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

十牒屏　四匹素

梁庾元威論書曰余經為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絕筆惟留草本而已　法書要錄曰王珉洽之少子常書四匹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矣

玉匣藏　錦袋貯

尚書故實曰太宗有大王書二千六百紙皆以大二尺為軸獨蘭亭用玉匣貯之後并蔵於昭陵　潛確類書曰右軍所書樂毅論太平公主愛之以錦袋貯置箱中及籍沒老嫗投之火中香聞數日

原足記姓名　安事筆硯

漢書項羽少時學書不成乃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　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硯乎

巧同懸露　妙等崩雲　增

紙田墨稼　筆刀硯城

合璧事類曰祭洪赴洛人問奚中舊業曰紙為良田筆為鉏耒

墨為稼穡義理為豐年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印泥畫沙　遊天戲海　墨藪唐張長史旭與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字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宣和書譜曰梁武帝謂鍾繇書如舞鶴遊天飛鴻戲海

取妍取險　近弱近俗　山堂肆考曰凡作楷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兼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滯則筆枯　王弇州四部稿曰元人自趙吳興外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俗

掌虛指實　心正氣和　山堂肆考曰用筆之法指實則用力均平掌虛則運用便易　又曰凡書在心正氣和心不正筆則欹斜氣不和書必顛仆

大篆小篆　飛草散草 潛確類書曰秦丞相李斯云自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詳今刪畧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是曰秦篆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又曰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亦曰飛草

鋒鋩圭角　形質性情 山堂肆考曰凡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鋩露鋒鋩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　又曰凡真書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書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縱橫牽掣謂之使鉤環盤紆謂之轉向背得宜謂之點畫

玉潤金生　冰釋泉湧 墨藪曰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宣和書譜曰郁愔作章草尤工下筆若冰釋泉湧雲奔龍騰態度既多而筋骨有餘

永欣千文　海嶽四詠 事詞類奇曰右軍孫智永居永欣寺於閣上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

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好者猶直數萬錢

說郛曰胡氏雜記云米元章海嶽庵四詠其字險勁飄逸尤為奇絶

自然雄逸 **天然勁道** 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壁不擇紙筆自然雄逸 又曰隋東都内慧日道場借敬脫善正書大筆寫方丈字天然勁道時號僧傑其筆管麄如臂可長三尺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

落玉懷珠 **飛毫拂素** 海錄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 唐詩紀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嚴尊重 **綿密娉婷** 宣和書譜曰顏魯公晚年筆力迥與前異歐陽修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 又宋蕭思話初學書於羊欣下筆綿密娉婷當時有鳧鷗雁鶩遊戲沙汀之比

鍾瘦胡肥 **宋寒李俗** 南昌集曰

鍾繇與胡昭并師劉德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　仇池筆談曰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二人書不知宋寒李俗殆浪得名耳

金題玉躞　牙軸羅標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躞織成帶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天后閱法書數軸將搨以賜藩邸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

輕濃得中　修短合度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冠世其後逸少子敬又稱絕妙然飛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游霧崩雲可得而語　梁庾元威論書曰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為主方正循軌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

雲間孤鶴　海上雙鷗　法書要錄曰王家令書比雲間孤鶴　又曰王司空書如

海上僊鶴

寫四部書　修十郡志　孔帖曰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後徵從他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之　大業拾遺曰隋大業中命虞世基等修十郡志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并用歐陽詢書

美人挿花　仙人嘯樹　宣和書譜曰衛恒草字論者謂如挿花美人舞笑鑑臺是便娟有餘而剛健非所長也　袁昂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

蘭芳玉潔　錦質繡章　張懷瓘書斷曰齊獻王攸善尺牘尤能行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　梁虞龢論書表曰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等科簡二王書評遂得遊目環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

輕斾翻揚　微雲舒卷　唐高平公蕭齋記曰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辟書飛白蕭字以歸遂建精室陷列於垣靜對虛牖勢若飛鷟雖煙

霧交飛龍鸞縈動輕斾翩揚微雲舒卷不能狀也

偏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姿偉麗身有三絕曰書畫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隸　法書要錄曰庾肩吾云阮文幾居今觀古畫窺衆妙之門雖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法

侍書博士　主書令史

北史儒林傳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後主愛之呼為博士

陶隱居論書啟曰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

泗州三榜　吳興二牋

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壁嘗艤舟於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壁傍殿榜乃劇醉卷氈而書一揮而三榜成

梁虞龢論書表曰獻之為吳興故三吳近地偏多遺跡新渝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足為名法

香草潤珠　孤松危石

法書要錄曰梁庾肩吾論楊經劉務之等書云雖未窮字奥書尚文情披其蕞薄非無香草視其涯涘皆有潤珠　又曰索靖善章草書出於韋誕險峻過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氷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

落霞浮浦　游霧縈空　宣和書譜曰世謂張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或以似春虹飲澗落霞浮浦其知言哉　天中記曰李約蕭字贊云崩雲委地游霧縈空

錢上寫經　枕中竊祕　錦纈萬花谷曰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潛確類書曰羲之十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祕　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之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隆冬枯樹　百歲枯藤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云獻之雖有父風殊非心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

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羸𦏁而不放縱　又曰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牵如百歲枯藤

宛轉妍媚　沉着痛快　梁庾龢論書表曰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絶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　書法苑曰吴皇象善行草書世稱沉着痛快

龍跳虎卧　鳳翥鸞翔　宣和書譜曰梁武帝評逸少書謂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張巽作行草書鳳翥鸞翔人以為不可及

駐馬觀碑　僦屋假素　孔帖曰歐陽詢行見索靖所書碑駐觀良久而去行數百步復還下馬立觀疲倦即坐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啟行欣然若有所得　宋稗類鈔曰張友正筆跡高簡有晉宋人風味一日去故廬僦屋與梁工為鄰或問其故荅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

筆牀月旦　羅扇風流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林

弼雅精臨池嘗與王太史穉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備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側峯太多恐不能逃筆林月旦耳　宋稗類鈔曰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魂銷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煙態拂人頭讀之可想見其風流也

當世獨步　本朝第一

澠水燕談曰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為能取譬　列朝詩集小傳曰明初宋璲太史公濂之仲子名為中書舍人工書法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希直稱為威鳳沖霄祥雲捧日評者謂太史公之文舍人之書皆本朝第一

片縑尺素　大碣豐碑

列朝詩集本傳曰王穉登字伯穀通明開美妙於書兼工篆隸凡過吳門者必踏門求見乞其片縑尺素然後去　又曰周天球善大小篆隸草行從文待詔游豐碑大碣多出其手

舞劍得

神　聽江得法　宣和書譜曰張旭常言初見擔夫爭道
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
劒然後得其神　東坡志林曰古人書法皆有所自張
長史言觀舞劒器而得神雷大簡言聽江聲而筆法進
文與可亦言見蛇鬬
而草書長殆非誣也　體段遒媚　骨氣深穩　孔帖曰虞世南
書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
又集事淵海曰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　促小
放大　離方遁圓　說文云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使大自
然寛猛得所　錦繡萬花谷曰非草
非真離方遁圓兼真者謂
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　家雞野鶩　渴驥怒猊　天中
記曰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翼大不
平在荊州與都下人書曰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鶩皆學
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集事淵海曰徐浩字季海嘗
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

抉石渴驥奔泉

范篆蕭行　羊真孔草張懷瓘書斷曰宋蕭思話學於羊欣得其體法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法書要錄曰孔琳之善草行師於小王稍露筋骨飛流懸勢則呂梁之水焉時稱曰羊真孔草

題會稽紙　印貞觀字山堂肆考曰庾翼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後翼題云王會稽六紙　合璧事類曰獻之張芝等書以貞觀字為印草迹命褚遂良楷書小字以影之

變右軍體　究智永法天中記曰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微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　合璧事類曰虞世南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為世祕愛

筆迹雄强　字畫峭勁宣和書譜曰五代楊凝式喜作字尤工顏草筆跡雄强與顏真卿書相上下　金史曰王予可字畫峭勁

得煙霞味　有科舉氣宣和書譜曰道士杜光庭

自錄所為詩文字皆楷書人爭得之要是得煙霞氣味雖不可擬倫羲獻而邁往絶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姜夔續書譜曰唐人以書判取士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

春蚓秋蛇 潛確類書曰楊子雲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

旱蛟毚兔 唐李嗣真書品後曰歐陽草書難與競爽如旱蛟得水毚兔走穴

前緩後急 山堂肆考曰凡草書下筆之始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形勢體狀如龍如蛇意相鉤連莫令間斷

左規右矩 宣和書譜曰唐衛包公八分小篆作字點畫不妄發落筆必左規右矩以倒薤篆書鷓鴣賦為書品所錄

君謨態度 山堂肆考曰宋蔡襄字君謨山谷題其書云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曼卿筋骨 錦繡萬花谷曰范文正公祭石曼卿文云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為神物

字體新麗 筆意灑落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

宋范至能跋司馬温公帖曰世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灑落欹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

煙霏霧結 風送雲收潛確類書曰唐太宗謂遂少書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復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 唐韋續書品優劣曰鄭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

照耀四裔 震撼一世列朝詩集本傳曰臨邑邢侗七歲能作擘窠書後登第殿試策書法擅場晚年名益重購請填咽碑板照耀四裔 又曰華亭張弼少善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

龜文龍鱗 釵頭鼎足雜記云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 錦繡萬花谷曰竇泉作小篆贊曰釵頭屈玉鼎足垂金

方圓流峙

勁健端妙 書法苑曰李陽冰與李夫人書云其意在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狀又曰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為翰林待詔其書勁健端妙士大夫藏以為寶

翰藻沉鬱 **逸氣縱橫** 孔帖曰李百藥藻翰沉鬱法書要錄曰晉世以來工書者多而羲之獻之并造其極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

蚌質珠胎 **金沙銀礫** 唐李嗣真書品後曰士衡以下時然合作踳雜不倫或類蚌質珠胎或比金沙銀礫

輕雲蔽月 **榮光屬天** 東坡飛白贊曰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卷旆歐陽修仁廟飛白書記曰今賜書之藏於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

摹魏帝敕 **類高祖書** 北史曰冀儁善隸書特工摹寫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偽為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討悅費

也頭見敕不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舊唐書曰高祖竇后善書字類高祖人不能辨

鸞鶴舒翼 飛烏出林 索靖書勢云漂若鸞鶴舒翼未發宣和書譜曰張顛自謂吾書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飛烏出林驚蛇入草

紹宗積習 羲之變格 合璧事類曰王紹宗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將由水墨積習耳又曰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以變格難儔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遥篇孤雁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

幽深無際 縕籍有餘 事見書二宣和書譜曰韋孝規不知何許人嘗為路魯瞻書雲南木夾蓋孝規所長者草字而木夾之書亦縕籍有餘對之可喜

逼真世南 超踰子敬 潛確

類書曰唐太宗學虞監隸每難於戈法一日作戩字名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公曰仰觀聖作內戩字戈法逼真帝賞其鑒　山堂肆考曰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所書素扇歎曰非惟字跡追踰子敬而器雅尤覺過之

龍驤豹變　虎踞螭盤　法書要錄曰張伯英尤善章草書出諸杜度故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也　宣和書譜曰謝安石初暴羲之作草正字而羲之有觧書之目後之評其字者亦謂縱任自在若螭盤虎踞之勢要當入能品也

屈顧寶先　賜戴至德　集事淵海曰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矜枝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山堂肆考曰唐高宗為飛白書出賜戴至德曰汎洪流佚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

小心布置　銳情臨倣　山堂肆考曰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又曰唐貞觀永

徽中虞世南褚遂良以書專門侔視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視銳情臨放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

徑丈一字 方寸千言 虞龢論書表曰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 法書要錄曰漢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上見書二 宋稗類

張圖瑤林 刻石秘閣 鈔曰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集古帖為十卷刻石於祕閣世傳為閣帖石後於禁中被燼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歷間僧希白摹刻於潭州為潭本

妙參鍾索 法得歐虞 天中記曰李充幼孤母衛夫人聰明有訓因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 吳越備史曰林鼎能書得歐虞法

書葵蒲扇 裂紗裓衣 西溪叢語曰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葵蒲扇記省南塘移

樹時注蒲葵棕櫚也　虞龢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裓衣着詣子敬子敬取書之正草諸體悉備兩袖及褾略同少年覺王左右有陵奪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

筆直字圓　勢巧形密　宋何薳春渚紀聞曰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　法書要錄曰逸少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

端勁深峭　蒼老雄健　列朝詩集本傳曰吳郡袁養福字能伯少精於書書郭有道碑端勁深峭深得率更筆法　又曰莆田宋珏善八分書規撫夏承碑蒼老雄健骨格嶄然

學李衛書　號歐陽體　墨藪曰王逸少初學乃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濟見蔡邕書又見張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日月　合璧事類曰歐陽通早孤母教以父書數年大進亞於詢父

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內擫外拓　右盛左監 上見後袁裒題跋下詳後李

白草書歌

煥若神明　卓然孤秀 潛確類書庾翼與右軍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嘗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法書要錄曰王洽書兼諸法落簡揮毫有郢匠乘風之勢雖卓然孤秀未至運用無方

書稱縈髮　草號遊絲 合璧事類曰唐呂尚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　潛確類書曰草書者後漢張芝所造也衛瓘後采芝法兼乎行書謂之藁草羲之獻之書謂之令草結構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游絲之草

元度十體　希聲五字 宣和書譜曰唐元度作九經字樣辨証謬誤又為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綱羅古今繩墨蓋亦無遺　事詞類奇

曰唐陸希聲得書法凡五字擫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謂之撥鐙法後江南李主亦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

蟲蝕鳥迹 花鬚蝶芒

宣和書譜曰李陽冰篆法妙天下議者以蟲蝕鳥迹語其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阿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爲過 觧縉春雨雜述曰右軍之叙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則太長虧一分則太短魚鬛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毫髮之間直無遺憾

不以意參 皆由悟入

山堂肆考曰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又曰古人書法皆由悟入若長史之觀舞劍韋公之錐畫沙是也

神融筆暢 手和墨調

孫過庭書譜曰同時而書有合有乖畧言其由各有其五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 錦繡萬花谷曰褚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荅曰吾聞彼

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孰與歐陽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若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墨調尺可貴尚遂良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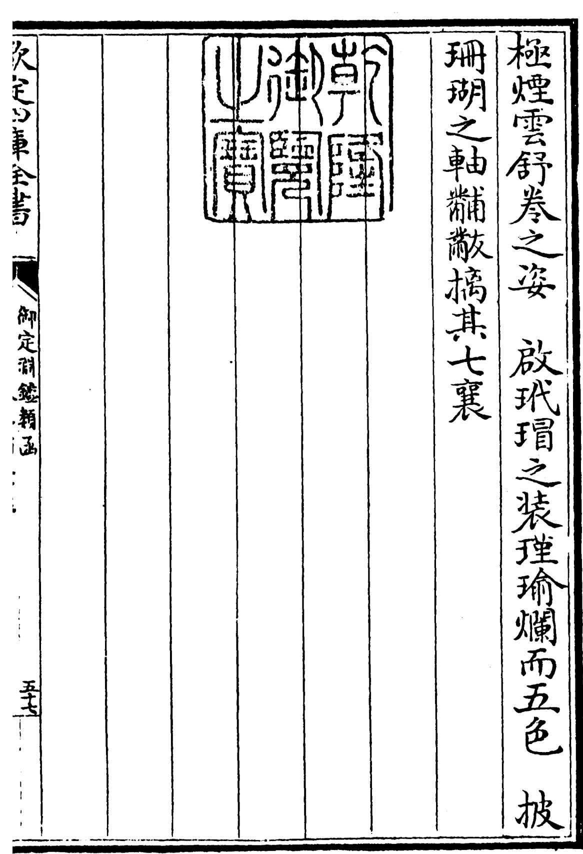
價傾五都　冥運天機　神合幇匠　禿筆十八覔　錯落魚文　縱横鳥迹　聲華四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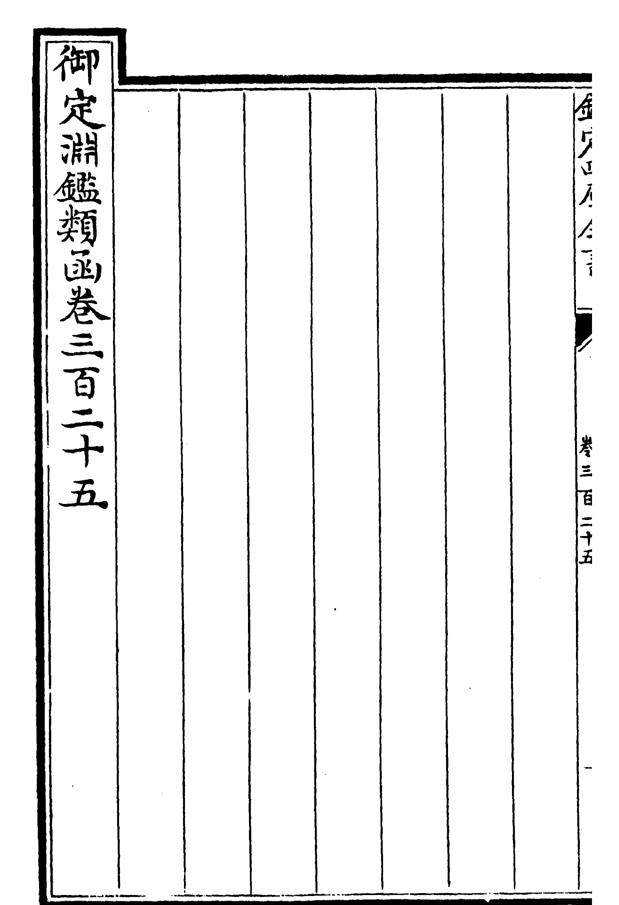
飛白三百點錦繡萬花谷曰智永居吳興學書積有禿筆十八覔　又曰仁宗飛白書尤為神妙至和中有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上頗嘉之乃特為清凈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絶又出三百點之外

湛垂露於毫端　起懸針於筆杪　寫八體之殊蹤　窮二王之逸勢　作典墳之韞櫝　為文字之濫觴　經籍於是元興　著述於焉間作　勢如

翻濤蕩嶽　力則蹴海移山　乍剛柔而合體　忽勞逸以分驅　長劒耿介而倚天　勁矢超忽而無地　恬澹雍容內涵筋骨　折挫槎枿外耀鋒芒　陣馬風檣莫喻飛騰之勢　露花淵月難名妍媚之形　灑墨池之餘波戕麻照灼　窺石室之祕訣碑板峥嶸　激電飛霆透縈光於紙背　垂金屈玉發鴻寶於毫端　原龍圖始啟則八卦之象可觀　鳥迹初分則六體之書爰起　增翰藻繽紛有鸞鳳騫翔之態　仙才灑落

極煙雲舒卷之姿　啟玳瑁之裝瑾瑜爛而五色　披珊瑚之軸黼黻擒其七襄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七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熊篤軒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巧藝部三 書

書四

增 尺牘十首 東觀漢記曰北海静王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神

授九勢 筆法曰伯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没 章草

書斷曰漢黄門令史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隷體麤書之謂之章草 三估 張懷瓘書估

立其三估篆籀爲上估鍾張爲中估羲獻爲下估 凌雲牓 法書要録曰韋誕善楷書魏明帝起

凌雲臺誤先釘牓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牓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戒子孫絶此楷法着之家令

祕法不傳 宣和書譜曰鍾繇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祕不傳輒搥胸嘔血幾至於斃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

書法十二意 王弇州四部稿曰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

永字八法 書法苑曰王逸少工書十五年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八法謂側勒努趯策掠啄磔也

張翼亂真 梁虞龢論書表曰羲之嘗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

蠶紙尋書 又曰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

戲學部 又曰孝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

開張隷

體法書要錄曰衛恒祖述飛白而造散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束於飛白瀟灑於隸書處其季孟之間也

總角刻碑又曰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投白瓦屑作鄭康成碑文自書刻之文既奇隸書亦妙絶

竊寫易真天中記曰王僧虔云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謝靈運竊寫易其真本相與不疑

一字徑尺宋書曰高祖書素拙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少復留意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包且其勢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神筆三紙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曰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説

以荻畫灰宣和書譜曰陶弘景書以鍾王爲法若心篤志無紙墨至以荻畫灰未嘗懈倦

丁真永草天中記曰陳僧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丁覘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

鐵

門限尚書故實曰人就智永求書者如市所居户限爲穿乃用鐵葉裹之號鐵門限　高麗求書錦繡萬花谷曰歐陽詢初學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體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彼觀其書謂形貌魁栽耶

不擇筆墨潛確類書曰裴儉工草隸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姸捷者惟余與世南耳

寶章集嘉話録曰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問宰相王方慶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進自右軍以下至僧虔等二十餘人書帖後命崔融作序賜名寶章集

勅賜真蹟徐浩古跡記云中宗時勅賜宗楚客二王真蹟十二卷大小各十軸楚客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爲脚大會貴要張以示之

入筆墨三昧黄山谷集曰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出其右可謂入筆墨三昧

一代冠冕天中記曰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

勁難工此兩人一代草書冠冕

太湖精李頎贈張旭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蠶頭馬尾山堂肆考曰顏真卿書如蠶頭馬尾

得書法隱處廣川書跋曰顏太師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

黃仙鶴法書苑曰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如伏靈芝黃仙鶴之類是也

碧落碑天中記曰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

柿葉孔帖曰鄭虔好書苦無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隸書歲久乃遍

風骨峻極宣和書譜曰柳公權書出於顏真卿加以盤結遒勁爲時所重議者謂如驚鴻避弋饑鷹下韝蓋言其風骨峻極也

比玉比珠又曰劉涇作書詁以懷素比玉䂔光比珠高閒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世以爲善取况

破塵

求書 張懷瓘書估曰近鍾尚書紹京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求真書一字

三家法 東軒筆録曰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行草主肥厚李昌式不免於重濁山谷嘗論三家法以爲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叅禪王著如小禪縛律

書體一變 談苑曰蜀人王著善草隸獨步一時太宗名爲侍書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令書六字至一字字皆極遒勁自是書體一變粲然可觀

體外八體 宣和書譜曰皇叔益端獻王留意翰墨嘗效唐元度夢英作篆籀十八體又復出衆體之外作八體學者多宗之又嘗盡六幅絹作一字筆力神俊

分隸石經 宋史列傳曰宗室克繼善楷書尤工隸篆仁宗親臨試令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

字比周越 東軒筆録曰本朝尚書郎周越以書名天聖景祐間然筆法軟俗無古氣梅堯臣作

詩閒淡無味蘇舜欽喜爲健句而草書尤工嘗曰吾不幸寫字爲人比周越作詩爲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

鸚哥嬌 宋稗類鈔曰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公擇草書謂之鸚哥嬌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書如何僕荅云可作泰吉了矣

行酒作字 又曰元祐末米元章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幾不能供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醉墨淵翻 宋何薳春渚紀聞曰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多見傳錄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淵翻而語特有味云

出遊戲書 宋趙德麟侯鯖錄曰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錄碎細書亦

三反也

摺紙書　米元章海嶽名言曰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

硾越竹　米元章書史曰余嘗硾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笈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

獨有四面　宣和書譜曰米元章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

香餅來遲　集事淵海曰蔡君謨爲歐公書集古目録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歐公以鼠鬚栗尾筆銅録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歐公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一種物又可笑也

百衲本　廣川書跋曰蔡君謨書晝錦堂記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

雕戈蟲鳥法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得雕戈蟲鳥書黄金文銘六字曰王

用父作雕戈鈿金法今亦不傳失 端勁無誤 聞見後録曰康節手寫易書詩春秋字端勁無一誤

購遺墨 中州集曰宋兵部侍郎司馬朴使金見留工書翰有晉人筆意興陵萬機之暇嘗購其遺墨學之

禿筆作隸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曰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鋩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禿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木中四字 夢溪筆談曰杭州南新縣民家折柹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

書洗人心 宣和書譜曰釋大楚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冷然有物外興豈其書足以洗人之心如是耶

草聖不工 天中記曰張天覺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詩索筆疾書滿紙使其姪録之當奇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詬云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党趙 金史曰党懷英

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趙渢配之號曰党趙

牓署有法 又曰左淵子光慶好古讀書善隸篆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寳皆光慶篆凡宮廟牓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

髥歸擇木 元文類曰胡祗遹題党懷英八分書在金朝為第一流方之梁鵠蔡邕鍾繇一何遼哉僅能得韓擇木之髥歸耳

繙録遺書 明朱國禎遜國臣傳曰陳侍郎性善以工書命入便殿繙録劉誠意遺書天威嚴重進見者無不惴恐性善獨動止安雅書法妍正上嘉悅

範金為章 又朱國禎開國臣傳曰泰和曾鼎工詩擅八分書範金為小印章渾然古意

晉人風格 又曰吳勤永新人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

為詞林冠 列朝詩集本傳曰陸深工書倣李北海趙承旨品隲古今賞鑑書畫為詞林之冠

師法秦漢 又曰郭布衣天中富古法書名

晝專精篆隸之學窮崖斷碑搜訪橅榻晩年隸書益進師法秦漢最爲逼古**詞翰清麗**又曰莫是龍妙於書法嘗作送春賦手自繕寫詞翰清麗**疎秀出塵**又曰王寵行書疎秀出塵妙得晉法

書五

增詩唐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曰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絶鸞驚遊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曰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玆煩見

示滿目增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有古色鏘鏘鳴玉動
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
池真盡墨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
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通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
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覩酒德　韓愈岣嶁山碑詩曰
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
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
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緑樹猿猱悲

柳宗元詩曰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　陸希聲寄䛒光詩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　孟郊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詩曰狂僧不爲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手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爲迴旋驟書雲霹靂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虵虺噴然生風煙江人願停筆驚浪恐傾船　宋蘇舜欽陽冰石篆詩曰一氣

破散萬事起獨有篆籀含其真周鼓秦山壞已久下至唐室始有人宗臣轉注得天法質雖渾厚氣乃振人間所存十數處豐踈異體世共珍其中琅玡石泉記比之他法殊不倫鐵鎖鬬連玉鈎壯曲處力可掛萬鈞復疑蛟虬植爪角隱入翠壁蟠未伸近來俗眼苦不賞唯有風月時相親紫微仙人謫此守此地勝絶舊喜聞公餘往觀領賓從獵獵畫隼揺青春遠休車騎步泉側酌泉愛篆移朝昏揮弄潺湲翫點畫情通怳忽疑前身作詩

緘本遠相寄邀我共賦意甚勤昨承見教久閣筆壓以大句尤難文髙風勝事日傾倒安得身寄西飛雲　歐陽修石篆詩曰寒岩飛流落青苔旁斲石篆何竒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流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髙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常

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蘇軾和人求筆跡詩曰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剡藤真可弔半紆春蚓綰秋蛇　又柳氏二外甥求筆迹詩曰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　又曰一紙行書兩絶詩遂良鬚鬢已如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又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詩曰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

青李秋虵春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籥天
上來紫衣勑使親臨啟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
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
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
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又詩曰
元章作書日千紙半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似
要令癡兒出饞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
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黄庭堅以右軍

書贈丘十四詩曰丘郎氣如春景晴風暄百果草木生眼如霜鶻齒玉冰擁書環坐愛窗明松花泛硯摹真行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我昔頗復戲墨卿銀鉤蠆尾爛箱籝贈君鋪案黏曲屏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草欺伯英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卿家小女名阿潛眉目似翁有精神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

沈遼酧德相論書詩曰野舍老餘生雅尚今已愜不

逃世憂患餘事寄巾䗫行尋青山轉坐對青山疊欲隨
白雲去儻與幽人接德相屢相過老夫寧足躡由來廢
井水不如長綆缺往往論書法軒軒兩目睫中郎石經
在元常表軍捷漢魏多傳人至宋有遺帖唐室初最盛
漸衰自中葉歐虞緬誰嗣顏柳何足躐篆籀昔難工草
聖誰敢輒巨山作散隸雄古掀龍鬣貞觀喜飛白凌厲
騰春蝶豈特豁神觀真可祛鬼魘古人有所寓天性難
必協所志有小大其材有勇怯或悍懦文雅或軒昂豪

俠或轉戰鞍馬或驅馳弋獵或發於止諫或得於訟牒或奮奪肰陛或造成祴褶或爲神所追或自埶所刼或醉以賈禍或詐以行諜或習於娛樂或勞於呿嚌有燦如文錦有勁如金梜有倚如戈鋒有㸃如山業有駃或如波有媚或如醫或騰如煙霏或落如鳥跕淵妙欲飛動拙惡愧偏嬖當寢或不寐當晝亦忘饁有礜終甚微或毀則羣囁爲功有不至考古安能厭十年幸能就萬金毫豈浥金玉敷卷軸龍蛇閱箱笈是惟小夫技寧當

丈夫業　陸游暇日弄筆戲書詩曰草書學張顛行書

學楊風平生江湖心聊寄筆硯中龍蛇入我腕匹素忽

已窮餘勢尚隱轔此興嗟誰同　楊萬里跋歐公真蹟

詩曰遂初欣遇兩詩伯臨川先生一禪客三人情好元

不疎衹是相逢逢不得渠有正觀碑儂有永和詞真贗

爭到底未說妍與媸珊瑚擊得如粉碎趙辟博城翻手

悔不似三家鬬斷碑夜戰半酣莫先退皇朝愛碑首歐

陽集古萬卷六一堂主圭漆玉堆墨寶影霜黑水塗緇

裳臨川無端汲古手席卷歐家都奄有岣山科斗不要論嶧山野火不經焚尤家沈家喙如鐵未放臨川第一勲不知臨川何許得尤物集古序篇出真筆遂初心妒口不言君看跋尾猶悵然　金劉迎蔡有鄰碑詩曰我爲山西行叱馭過近縣傳聞蔡有鄰石刻古今冠風流書以來妙絶隸之變銀鈎鸞鳳舞鐵畫蛟龍纒憑誰致墨水故舊詫珍獻正恐賦分薄一夕碎雷電　元郝經跋魯公帖詩曰魯公筆法皆正筆出奇獨有劉太沖初

從真草入行草削去畦町尤清雄懸針數筆皆側鋒往往矯矯如飛龍輪囷權奇恣揮灑瑰偉乃見烈士風槪此好向書家道未有能真不能草　朱德潤題張樗寮楷書詩曰飛仙墮翮堆成山堂堂楷法留人間宜官無徒梁鵠往隱鋒藏角尤爲難大書五寸徑方丈字貴緊健力出筝八訣具全真足高不學謾草鷃哥嬌黃華老人在金國宋季獨數張樗寮似聞高藝兩不下各抱地勢夸雄豪今觀張書勁且奇筆力欲抵三軍師兵鈎斫

斷怒蛟尾瘦竹折石迴風枝君不見庾征西何須野鶩論家雞　黄鎮成題定武蘭亭詩曰繭紙香隨玉匣遺寳書天上世難知狼烽幾墮昆明刼蟬翼猶傳定武碑曉雨皆花侵擣石秋山柿葉費臨池東都已往誰能繼神物終煩謹護持　楊維禎學書詩曰歌徹陽春酒半醺玉尖搦管醮香雲新詞未上鴛鴦扇醉墨先汚蛺蝶裙　明董佐才篆冢詩曰古初無毫楮羲畫何由傳孰知文字理已具河圖前神農泊蒼頡俯仰極人天穗書

興爲書創制分後先龜麟錫禹時盤銘著湯年岐陽紀石鼓史籀稱獨賢矯若蛟龍蟠鬱若鎖鈕聯科斗聿行漆形體因自然一從孔辟廢重爲經籍憐秦相約籀古撰次蒼頡篇小篆遂名家勁健含姿姸登封及詛神金石紛雕鐫下逮隸八分變化如雲煙漢經煨燼餘文教仍敷宣保氏存六書學僮纔九千揚雄纂奇字杜林解探研繼蹟非無人意象莫不全偉哉許祭酒蒐羅歸簡編墜緒賴復舉後學知相沿陽冰克遠紹鉉鍇造其玄

近代鄙與周筆勢回奔川華亭朱茂才好古喜欲顛一埽世俗書習篆忘食眠秦望并之咢碧落兼新泉小者寀閒列大者屋壁懸平生囊槖貲多充買碑錢功深學既精齒壯志亦堅池魚染皆黑鐵硯磨將穿摹搨累萬番期差古人肩師法正在茲什襲比跡筌孫樵文自祭智永筆忍捐前修不我欺我癖尤難痊嵳峨細林山上與浮雲連譬彼汲冢書函之瘞其巔聚土封若堂劖石表爲阡其陽碧樹交其陰書帶緣山靈謹訶護有名如

有仙揮灑人間者顯晦名非偏寶劒賈胡發玉柳蔓草纒何如篆家光夜夜映星躔　吳寛篆書詩曰篆法久欲絶李公得真傳近時鄉先輩彷彿如滕權昔爲我題扁握筆指腕懸顱盻張鬚鬛起立竦背肩俯仰爲陳蹟屈指十五年破屋垂雨溜屏牆上蝸涎三字被侵蝕黑黮猶髙懸海月夜照之墨光却新鮮正如公性氣精悍老猶然見物不見人吳山隅重泉惜哉不可作手蹟忍棄捐壽以西川木良工善雕鐫庶幾如坐對仰面在屋

椽

增歌唐賈耽賦虞書歌曰孤青似竹更颼飀閣白如波

長浩渺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尚書韓擇木騎曹

蔡有鄰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

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

盤拏肉屈強　韓愈石鼓歌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

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

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

劒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
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
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
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
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劒斫斷生蛟鼉鸞翔
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
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
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

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
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
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秖載數駱駝薦諸
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
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
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
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
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

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鵞繼周
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
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頗借辨口如懸河石鼓
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李白草書歌行曰少
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
鋒殺盡中山兎八月九月天氣凉酒徒詞客滿高堂牋
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
臾埽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

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鬼神驚時
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
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
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
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脱舞　王邕懷素上
人草書歌曰忽作風馳及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猿
飲水撼枯藤壯士伸眉按勁鐵　又曰崢嶸蹙出海上
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横一攲又一傾臨江不

羡飛帆勢下筆長爲驟雨聲　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真率時來爲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忽爲壯麗就枯澀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奔駟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竒詭形怪狀翻合宜有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朱逵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崛崎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

飲百杯神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跕鳶形容脫畧真如助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尺畏盤龍去怪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松老死倚雲壁蹙浪相翻驚海鴻於今年少尚如此歷覩遠代無倫比妙絶當時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

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有時興發逞神機抽毫點墨縱横揮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落空壁飛連拂數行勢不絶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

縈毫鬉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紙盡勢不盡投筆抗聲連叫呼　賓蕫懷素上人草書歌曰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𧇿因點畫生雷霆却避鋒鋩疾魚牋絹素且不貴只嫌局促兒童戲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襟氣長幼畢集賢豪至枕糟藉麴酒半醉忽然絶叫三五聲滿壁縱横千萬字

蘇渙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張顛沒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

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兇忽如裴旻舞雙劒七星錯落纏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鉤鎖相連勢不絶倔强毒蛇爭屈鐵西河劒舞氣凌雲孤根自振唯有君今日華堂看灑落四坐喧呼歎佳作迴首邀余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忽然告我避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絶藝必深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池　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揮毫倏忽千萬

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翕若長鯨潑剌動海島欻若
長蛇戍陣透深草回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
下疑飄風驟雨相擊射速緑颯拉動簷隙擲華山巨石
以爲點掣衝山陣雲以爲畫興不盡勢轉雄恐天低而
地窄更有何處最可憐褭褭枯藤萬丈懸萬丈懸拂秋
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絶又不絶鋒鋩利如
歐冶劒勁直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襹褷忽覺陰山
突兀橫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絶壁蹙枯枝

千魑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閃又如浩海日暮愁陰濃忽然躍出千黑龍夭矯偃蹇亂入乎蒼穹飛砂走石滿空塞萬里颼颼西北風　釋皎然張伯高草書歌曰閬風遊雲千萬朶驚龍蹴踏飛欲墮更覩鄧林落葉朝狂風亂攫何飄飄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鶴有時取勢氣更高憶得春江千里濤　又陳氏童子草書歌曰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劃濃又燥少室孤松欹不倒　宋劉子翬游絲帖歌曰

園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癯神蹤政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道可墨千鈞石

陸游草書歌曰傾家釀酒三千石閑愁萬斛酒不敵今朝醉眼爛巖電提筆四顧天地窄忽然揮掃不自知風雲入懷天借力神龍戰野昏霧腥奇鬼摧山太陰黑此時驅盡胸中愁槌牀大叫狂墮幘吳牋蜀素不快人

付與高堂三丈壁　明王行篆體歌曰李斯小篆類玉筯鐘鼎魚蟲分衆手碧霄鸞鳳漫迴翔蒼海蛟螭互蟠紐有如垂露楊柳葉或似委蕤劒環首

原賦晉楊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紛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而直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

或攢簇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籜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其發翰舒藻如春華之楊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肴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彊壯如柱礎之不移其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嶮岈如嚴霜之傅枝衆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摇挺氣姸孅深功爾其隸明敏婉蠖

絇倩趍將摛文斐縟託韻笙簧儀春等曖麗景依光沈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昴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兢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凌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增文漢蔡邕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奐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

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嵒嵯峩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奥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畧而論旃

崔瑗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

章章草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諭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絶險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鸞企鳥峙志意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

原晉索靖書勢曰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力幽反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羸欻奮亹而桓桓若其逸游眄嚮乍正乍邪

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元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娆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元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鼬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劉劭飛白書勢曰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抄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斆析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準箭馳屈擬蠖勢

繁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
飛宋鵲遊逝
增狀晉王珉行書狀曰邈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
麗天緯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
跱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
所長盡要䇲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
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手
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娩縱横流離

增贊漢蔡邕大篆贊曰體有大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舒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負翼狀似凌雲

晉衛恒古文贊曰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覩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中正循檢矩折規旋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淼㳽下隤若雨墜於天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篆籀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　唐張懷瓘大篆贊曰古文元胄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

不錄何物不儲懌思通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濤如彼音樂干戚羽旄　又籀文贊曰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又小篆贊曰龜文斜列櫛比龍鱗讚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若絶若連似露緣絲垂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繹遷延研桑不能數其詰曲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摛華豔於紈素爲六藝之範先也　又小篆贊

曰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爲肢體虬作驂騑江海淼漫山岳巍巍長風萬里鸞鳳於飛　又八分賛曰仙客遺範靈姿秀出奮研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分勢非一交戟横戈兮氣雄逸楷之爲妙兮備華實　又隷書賛曰隷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絃長毫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劒折落點星懸下發紅焰旋凝紫煙金芝瓊草萬世方傳　又章草賛曰史游製草始務急就婉若迴鸞攫如舞袖遲迴縑簡勢欲飛透敷華垂實尺

牘尤竒并功惜日學者爲宜　又行書賛曰非草非真發揮柔翰星劒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又飛白賛曰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縈箭激電繞雪雰淺如流霧濃若屯雲舉衆仙之奕奕舞羣鶴之紛紛誰其覃思於戲蔡君　又草書賛曰草法簡畧省繁録徽譯言宣事如矢應機霆不暇發電不及飛儆士已没道愈光輝明神在享其靈有歆斯藝漫流終古無絶　李約飛白蕭字

贊曰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堊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昏蜃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刺勢動蟉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鬬龍攢毫疊孔或横或縱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疎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豊姿形端異迹絶璽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李嗣真書品

後賛曰倉頡造書鬼哭天廩史籀湮滅陳倉藉甚秦相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羲獻超然逸品　又曰程邈隸體崔公篆勢梁李蔡索郗皇韋衛羊習獻規褚傳羲制邈乎天壤光厥來裔　又曰西岳張昶江東阮研銀鷹貞白鐵馬桓元衛杜花散安康綺鮮元昌陸柬名後身先　又曰蚌質懷珠銀鋼緼礫陸謝參蹤蕭王繼迹思話仙才張融賞擊如彼枯秀衆多羣石

增銘宋鮑照飛白書勢銘曰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雺此

瑤波染彼松煙超出八法盡奇六文烏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絶鋒劒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唐陸龜蒙書銘曰太古之世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字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絶錯亂名目寖

務輕省揭臬剥㲉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纍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誥誓制令尾逹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録注記醜仇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謟權在簡牘者埋没爛壞無遺一編副以臬㲉其留最延繆戾顛倒尨蒙弗删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鑱鑿既畢名聲泯然彝

舜之道以人爲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僞焚燒
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宋劉子翬温公隸書銘曰
公硯已瘞姦䰟夜悸公墨零池潛來湘纍假其餘聲所
感如此矧公真筆劒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覩
公書識公胸次天地輸誠風霜薦厲吐而發之兹其餘
事公之立朝嘐嘐仇敵不勦其剛不披其殖障海一簣
排風孤翮始訾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圮諾諾唯唯有
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　朱元晦書字

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增序唐張懷瓘書斷序曰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於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爲用必假乎書書之爲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爾其初之徵也蓋因象以曈曨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沖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

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絶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峰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爍煙耀雙離披爛熳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焰緑煙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駭也信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

踈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其發迹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微妙而難名使夫覩者翫迹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瓌寶盈矚坐起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　明楊慎書品序曰書有

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遺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戳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别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江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劒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欲好即為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蒼籕上世道已喪矣不

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𢿘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原啟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啟曰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逾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

續還代西河之簡　元帝上東宫古跡啓曰師宜八分之巧元帝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喜之書莫不總萃桂宫盈滿甲館竊以鸞鶱之勢既闕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烏頡魚頏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慚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曽彷彿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徼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隷終成難擬

増書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書曰夫運筆斜則無芒角

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横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苯鈍比竝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潤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 原簡文帝荅湘東王上王羲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

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筐中置之帳裏乍楷銅鉤時懸歆楽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增論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與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蚓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峰䓯閣起瓊山蔥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

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真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横牽竪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斵輪之不傳　唐張懐瓘文字論曰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在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拏攫之形執蛟

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鋩

增議唐張懷瓘書議曰草與真有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筭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為而用

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劒之鋒鋩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

增評梁袁昂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奕奕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悦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

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絶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絶

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劒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人舞笑鏡臺孟光禄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絶逸少鼎能獻之冠世

四賢共類洪芳不減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絶妙

唐韋續書品優劣曰李陽冰書若古釵倚物力有萬夫李斯之後一人已篆一人

梁昇卿如驚波往來巨石前却盧藏用如露潤花妍煙凝修竹張庭珪如古木崩沙花開映竹韓擇木如龜開萍葉鳥散芳洲史惟則如雁足印沙深淵躍魚八分書五人

薛稷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柏蕭誠如舞鶴交影騰猿在空韋陟如蟲穿古木鳥踏花枝李邕如華岳三峰黄河一曲蔡邕如古質放意自如

一家宋儋如暮春花發夏柳低枝徐浩固多精熟興有異趣顔真卿如鋒絶劒摧驚飛逸勢沈千運如飢鷹殺羽忍疲筋骨闗採如淵月沉珠露花濯錦鄭虔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李璆如垂藤差池古木將折吳郁字體綿密不謝當時賴文雅如騰沙鬱霧翻浪揚鷗賀知章縱筆如飛酌而不竭何昌裔子敬餘波時時可覿宋之望天性卓絶而功未深張從申遠近稱善獨步江外李清古變化自逸代有斯人釋元悟骨氣無雙迥出時輩

釋湛然子書之後難可比肩釋崇簡臨寫逸少時有亂真真行書二十二人張旭筆鋒詭怪點畫生意孫過庭丹崖絶壑筆勢堅勁張懷瓘繼以章草新意頗多張芬孤松聳身弱草垂露張彪孤峰削成藏筋露骨鄔彤寒鴉栖木平崗走兔陸曾驚波躍魚深水潛龍史鱗逸氣雄振超然不羣梁耿錯落魚文縱横鳥跡房黄婉美分霧春鶯欲嬌沈益春鷺窺魚秋蛇赴穴釋懷素援毫掣電隨身萬變草書十二人

增跋題宋歐陽修跋王獻之法帖曰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竒翫而想見其人也　黄庭堅題東坡字後曰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醉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

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又題蔡君謨書曰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處　黄伯思跋法帖逸少書後曰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白摹書真似騎生馬不暇施鞚勒時有驟跌不害其妙處但搨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法乃佳耳　又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曰米

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填郭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元元好問跋金國名公書曰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黄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物表黄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遏末猶有醞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横説豎

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
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
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高麓趙黄山趙
禮部龎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勻清卿許司諫道
真爲一時若黨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
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
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賔客應
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爲西

園清夜惜也　袁裒題善學篆要後曰專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貽叉手并脚之譏古人所以窮極絶巧者以得真蹟臨摹也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於毫端起形模於象外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爲盡美雖然黄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初何足云　明王世貞跋懷素自序帖曰此帖如并州剄鐵北山迅鷹奇矯無前獨冠諸種然坐此亦不得

與二王盟僅倔强江淮耳真蹟歷數相臣家歸陸冢宰近聞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復入平津邸矣於乎素師不習蓮花梵字作此有爲跡墮落纏素伴朱提入紫闥宛轉粉黛間對肥肉大酒不亦重痛辱哉安得祖龍火了此累刼障爲快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